

断想零思录



白脸曹操

□文 / 陈四益

□图 / 黄永厚

19

曹操在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形象似乎是“永世不得翻身”了。尽管郭沫若写过《蔡文姬》，想放他一条生路，但在戏曲舞台上他却仍然只能是白脸。

读《三国志》，对曹操似无恶评。陈寿写完《魏志·武帝纪》后评道：“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，揽申、商之法，该韩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皇机，克成洪业者，惟其明略最优也；抑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”当时的撰述，唯吴人所著《曹瞒传》竭尽其讥讽嘲弄、挖苦攻击之能事，作者既系敌国，编造在所难免，倒也并不奇怪。

后世讨厌曹操，大抵是正统皇权的维护者。尽管他们也都是马上得天下，抢来的皇位，一旦暂时坐稳了宝座，便希望这个位子能传诸万世而不绝。所以，成功的篡权者永远憎恶一切其他的篡权者，于是，曹操便遭到了他们一致的憎恶。这情况愈至后世愈加严重。

宋朝有个穆修，山东人，中过进士，但只当过一任小小的司理参军。他有一篇《亳州魏武帝帐庙记》对曹操大有好评。他说曹操“建休功，定中土，垂光显盛大之于来世”，又说“惟帝之雄，使天济其勇，尚延数年之位，岂强吴庸蜀之不平”，还说，“至今千年不下，观其书，犹震惕耳目，惊动毛发，使人凛其遗风余烈”。这些见解

与陈寿的评价相去不远，宋、明之人尚能容忍，但到了爱新觉罗·弘历（乾隆）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这些话已成了“奖篡助逆”、“大乖于名教”的悖逆之词了。于是，《四库全书》的《穆参军集》里，便奉旨“刊除此文，以彰褒贬”，再不许后人读到这些文字了。

骂曹操是圣意，选择曹操则是悖逆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思想，民间的文艺作品也一样摆脱不了统治思想的烙印，曹操脸上的白粉就永远洗不去了。永厚的画大约是从“任你奸似鬼，也要喝娘洗脚水”这句俗语点化而来，虽然是皇上的洗脚水，那味道也同样是不好闻的。

时代早已变了，不仅是对曹操，包括对充斥于戏曲中的那一套忠孝节义的陈腐说教，早该有一种新的认识。今天的年轻人，评判历史已有另外的观念。在旧时引起过观众普遍共鸣的那些东西，已不能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，京剧之所以观众——特别是年轻观众——甚少，思想上的隔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，我们是不能一味地怪罪年青人的。京剧的改革倒不在于硬去搬学它所不能承担的现代剧，但引入新的历史观念、排演新的历史剧却是完全必需的，否则，它只能死去——无论我们如何为它惋惜。